

暖暖的记忆

■向贤彪

长连忙让人拉来草席，铺在营区不远处一块平整的石头上，让生病的战士躺下，朝向太阳，开始“阳光疗法”。

谁知这次“喊太阳”，竟成了我们排的“保留节目”。每逢太阳被挡在云层里欲出来时，战士们都会自发地朝着太阳喊一阵子。此起彼伏的喊声，在营区上空久久回荡，多次“感动”过太阳公公。每当太阳被“喊”出来后，大家像过节一样高兴，有的忙着晒被子，有的躺在石头上进行“阳光浴”，有的对着太阳亮起歌喉。后来，这件事传到了团部，团领导指示演出队前来采风，编创了一个关于“喊太阳”的舞蹈，颇受全团战友的欢迎。

留太阳

几年后，我来到三营十连一排当排长，带领全排在一个叫加禾的地方施工。到排里的第二天，正赶上出了太阳，战士们打趣说：“排长，你的运气真好，我们已有半个月没有见到太阳了。”还有的战士让我摸摸他们的被褥，潮湿得像要拧出水来。

“晒被子喽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不少战士抱起被子冲出门去“抢太阳”。因为排房建在山坡上，门前只有巴掌大一块平地，在那里打了几个桩，拉了几根铁丝，供战士们晒被子和衣服。可被子多、场地小，并不是每一条被子都有机会看到太阳。一班班长方胜华是个老兵，多次经历这样的场景，对我说：“每当大家‘抢太阳’的时候，党员、骨干会自发地靠后。我已经好久没有晒被子了。”

听到大家的议论，我的心里像打翻

了五味瓶。冬日里晒被子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在我们这里俨然成了一件奢侈的事，得想办法解决。晚上，我召集排务会，研究扩大晒农场的事。晒被子的空地哪里去找？大家不约而同想到排里的材料棚，将其尖顶改为平台，可扩充30多平方米的晒农场地；做晒衣架的材料哪里来？大家一致赞同将施工脚手架拆下的旧钢管除锈、喷漆，来一个废旧材料利用……

说干就干，仅用一周时间，平台晒农场建好了，拉起一排排崭新的晒衣架。这里地势高且朝阳，比门前的晒农场能多晒将近两个小时的太阳。有战友感叹：“这下好了，太阳被我们留下了，用不着‘抢’了！”晚上，我挨个儿摸了摸战士们的被子，蓬松暖和，一股太阳的味道沁人心脾。

追太阳

冬天晒太阳是一件通体舒坦的乐事，古人称之为“负暄”。白居易在《负冬日》中写道：“果臝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，又如茹香芬。外融百骸内，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，心与虚空俱。”在古代诗人的笔下，负暄如饮美酒佳酿，令人陶然欲醉，舒畅至极。

然而，“负暄”的乐趣和享受，当年在我们工程部队是难求而不可多得。因为当地的冬天大多是雨雪天气，加上常年住在山沟里，又多在洞库施工，晒不到太阳是常有的事。因此，每年年底各单位征求官兵意见时，改善伙食和改善户

外活动条件成为主要诉求。不少单位认真听取官兵的意见，在有限的条件下积极努力、认真改进，发生了不少可喜的变化。

我在团宣传股任股长时，到部队去做“两个改善”的专题调查。那天，我来到一营三连，一进入营区就看到一群战士在操场上跑步。“这个点儿不是训练时间呀？”我向连长张玉成提出疑问。他解释说：“他们刚从工地回来，离开饭还有半个多小时。恰巧今天天气好，让他们先跑跑步，晒晒太阳再开饭。我忘了向你汇报，经连队党支部研究，我们连正在实施一个‘追太阳’行动方案。”

“追太阳？”好新鲜的想法！在我的急切追问下，张玉成将行动方案和盘托出：“连队施工三班倒，我们尽量作出合理安排，让施工回来的战士能晒上太阳；我们在施工作业点外面，平整了一个小操场，放置了一些自己做的体育器械，让战士们工间休息时，在操场上边晒太阳边锻炼，以增强体质；还有，若逢星期日是晴天，各排会组织‘追太阳’比赛，在远处插上小红旗、摆上奖品，让大家迎着太阳撒欢儿地跑……”

古人称冬日晒太阳为“负暄”，那是文人的风雅。我们的战士因地制宜、开动脑筋，直追“追太阳”，雄健之姿，阳刚之气尽显其中。回来后，我将三连“追太阳”的做法写成经验材料，在全团进行推广。《工程兵报》一位记者来我们团采访，了解这一情况后感慨道：“施工深山冲，久违太阳公。负暄太文雅，拔腿去追踪。暖身又健身，快乐溢心中。关怀添动力，国防建新功。”

文化视界

光阴辞旧岁，大地迎新年。中华民族对“新”的厚爱古已有之。相传商朝开国君主成汤，在所用的澡盆上铭刻了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警句。句中的3个“新”，本是指洗澡除去肌肤上的污垢，使身体焕然一新。《礼记·大学》将其引申为精神上的弃旧图新，并启迪后人：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，就要天天除旧更新，不间断地更新又更新。

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将我们载入新的年度。变化接踵而来，环境悄然变迁，“故我”不能永远“固我”，唯有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方能和着时代的节拍，跟上时光的脚步。

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国家如此，人也需日日向新、日日自新。“新故相推，日生不滞”是世界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。如果对往日的辉煌、成就与经验敝帚自珍，则容易陷入“穿新鞋走老路”的窠臼，难免会出现“身子进入新年度、脑袋留在旧时光”的尴尬，终会在因循守旧中不知变、不适应、不应变，被时代抛弃与淘汰。唯有强化“诗文随世运，无日不趋新”的意识，秉持“不慕古，不留今，与时变，与俗化”的理念，自觉推陈出新，方能辉光日新。

“新”并非是对“旧”的断舍离。古圣先贤叮嘱我们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”。清代纪晓岚认为“国弊不废旧谱，而不执旧谱；国医不泥古方，而不离古方”。清代郑板桥以竹明理——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“新”从“故”中来，没有已有知识、技能的涵养，所有的创新都将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正是“故我”的稚嫩青涩、坚韧不屈，托举和成就了“新我”的标新立异、高光时刻。人的一辈子，唯有博采“新”与“旧”的优长，方能欣欣向荣、蓬勃向上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。

太阳每天都是新的

■郝东红

我们既是过去的未来，也是未来的过去；既享受前人的托举，也肩负托举后人的使命。在强军征程上，我们既需感恩前人的扶持教导，也要甘当“人梯”，勉励新人。古为今用，“故”为“新”基，我们要在“温故”中守正、升华，在“温故”中知新、创新，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。

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岁序交替之际，我们在回顾与展望中积蓄力量，大踏步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，用奋斗和创新去装点人生的太阳。

短笛新韵

拥军秧歌

■顾中华

一首歌，像一条飞翔的河流
从延安的黄土高原出发
喜庆的绸带，涌起波浪
欢快的鼓点，让涛声跳跃

质朴的陕北方言，喊一声亲人
眼神，明亮起来
春光灿烂，向周围蔓延
此刻，东风正一遍遍吹拂
喜悦在心头，如潮水一样漫过

肩并肩，手握手
保卫这片土地上长出的
崭新希望
收获粮食、棉花和幸福
军爱民、民拥军
让团结这个词语，向未来传播
在时光里
越来越生动
越来越坚固

鱼在水的怀抱
水在鱼的心中
天然的密切联系
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证明
歌唱，舞蹈
只是一种客观陈述
抑或在表达深厚的情感

山河万里

■刘栋 仇鑫龙

望向山顶那轮明月
停不下的呼啸
擦去枪上层层白霜
眺望家乡的方向
想起离家前的月光

跟随军旗扎根在喀喇昆仑山脉
身体的变化，环境的恶劣

从未将心中的烈火扑灭
从神仙湾的守望
到胜利山的并肩
刺眼的阳光
照射着那些无比坚毅的脸庞
荒漠戈壁风沙映在我们眼里
悬崖冰河山巅也有我们足迹

为了脚下每一寸疆域
每一具屹立的身躯便是铁壁
把思念放在心底
始终把拳头攥紧
千锤百炼，化作守卫祖国的利剑
为了眼中的红旗
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

每寸山河，都将印在我心底
红星闪烁，光芒照耀我前行
愿青春守护万家灯火通明
誓将血肉之躯融入山河万里

遥远的阿里 在战士的心房

■贾洪杰

阿里在哪里
阿里在世界屋脊
阿里在云端天际
那是离故乡最遥远的远方
那是望而却步的苍凉
在这里
唯有理想信仰
支撑不同寻常的坚强

阿里在哪里
阿里在高高的山上
阿里在战士的心房
阿里并不那么遥远
是祖国的大好河山
在这里
只有战士的使命荣光
护卫五星红旗高高飘扬

遥远的阿里
有庄严肃穆的界碑
和战士挺立的胸膛
他们不惧严寒缺氧
血性昂扬
寸土不让
用脚步把边防线上丈量
在雪山之麓书写青春华章

山路弯弯

■王明洪

是憧憬。山路的尽头肯定是另一个世界吧，我总是这样固执地认为。

16岁那年秋天，我考入县里一所高中。第一次沿着那条山路去陌生的县城，我忐忑不安的同时，更多的是期待。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，父亲骑着老式自行车，载着我在山路上前行。自行车有些年头了，车身锈迹斑斑，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好似它不堪重负的沉闷喘息。父亲寡言，就像那条静默的山路。我去学校报到，他放心不下，执意要送我。一路无语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县城里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，恨不得要把这些从未见过的景象尽收眼底。

一切安排妥当后，父亲准备离开。我把父亲送到学校大门口，他推着自行车淡

淡地说道：“家里会好起来的，你安心上学，其他事不用管。”我重重地点头，看着微风中他飞扬的几缕白发，眼前一下子升起雾气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一直勤勤恳恳、默默陪我长大的父亲，也会一天天老去。“你快回去吧，家里有我呢。”走到校门外的马路上，父亲朝我喊道。言罢，他向我招招手，缓缓地骑上自行车。我知道，他要翻过一座山，还要越过一条河，最后才能踏上那条通向家里的山路。看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心头五味杂陈，不能自已。

入伍后，我第一次休假回乡是在凌晨。下了汽车，我走在漆黑的山路上，寒风在耳边呼啸。不经意间抬头，看到一束橘红的光芒若隐若现。我正疑惑时，前方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是明洪？”这是母

亲的声音！我赶紧向母亲飞奔而去。山路弯弯，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，立刻感到久违的温暖和力量。

儿时，我常在晚饭后，离家去邻村找伙伴玩，夜色深沉才想起回家。那次，我一个人走在山路上，还没到村口就迷了路，急得在原地哇哇大哭。正巧，母亲踏着月色来寻我。她没有责备的言语，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往家走。母亲的手很大很软，心里的温暖把我层层包裹……

假期结束，离家临行前，父亲和母亲坚持要送我。出了村子到了山路上，我同他们告别，让他们早点回去。夕阳西下，晚霞染红了半边天。走出好远，我回过头，看到父母的身影依然立在原地……山路弯弯，盛满父母的牵挂。

对党忠诚

■王飞

军旅点滴

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对党忠诚……永不叛党。”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转眼间，我已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9个年头，当年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犹在耳边。“对党忠诚”4个大字在我脑海中不断扎根、发光，指引我向着正确的方向砥砺前行。

2005年，我特招入伍到具有光荣传统的塔山英雄部队。旅队在继承塔山精神的基础上，凝聚形成“忠诚善战、守纪卓越”的旅魂。

旅队位于湘江边上一个美丽的小乡村。我刚到旅队的第3天，驻地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，河流决堤、庄稼被淹，群众被困，情况危急。

灾情就是命令。旅队边报告边准备，待上级一声令下，飞奔救灾一线。

大堤上风狂如吼，豆大的雨滴猛烈地击打着脸庞。数百名官兵顶风冒雨，迅速投入救灾战斗。党旗高高飘扬，党员带头冲锋。无论在堤上垒沙袋还是在堤下打木桩，无论在水中封堵管涌还是在船上转移群众，视野中都有党员奋战的身影。

不知是谁开的头，大堤上响起“忠诚善战、守纪卓越”的口号声。在党旗的指引下，在旅魂的感召下，每一名官兵都是与洪魔殊死战斗的勇士。

一瓣心香

山路弯弯，一端连着家，一端连着远方。

我沿着弯弯山路，走进小学课堂、高中校门，最后步入军营。风雨漫道，在我眼里，山路是父亲也是母亲，他们目送我奔向未知的远方，又迎接我从远方风尘仆仆归来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因家境贫寒，父母经常为柴米油盐发愁。家中的生计来源是后山的几亩田地，父母长年累月在田间地头忙碌。无数个黄昏和黎明，我望着伸向远方绵延无尽的山路，心头满



山高水长（中国画）

杨文军作



左：精武强能

右：忠诚奉献

周树龙治印